

青春流言里的

蔷薇年华

寒烈◎著

是流言，

成就了我们的爱情？

还是我们的爱情，

成就了流言？



华文出版社

青春流言里的

蔷薇

年华

寒烈◎著

是流言，

成就了我们的爱情？

还是我们的爱情，

成就了流言？

W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流言里的蔷薇年华 / 寒烈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75-2370-6

I. 青… II. 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3174 号

书 名: 青春流言里的蔷薇年华

标准书号: 978-7-5075-2370-6

作 者: 寒 烈

责任编辑: 宋军占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2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690mm × 1000mm 1/16 开本 12.75 印张 120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青春流言里的

蔷薇年华

目录

Chapter 1

以张扬的姿态，恋爱吧！ 001

其实平息流言最快的办法，就是让流言成真。

Chapter 2

021 我的爱，咫尺天涯

每个女孩子，都是一朵值得呵护宠爱的花。

Chapter 3

我的爱情，与流言无关 035

她知道终会遇见他，可是，她不确定，如果独处时，她该以何种面对他。

Chapter 4

049 桃花梦，后会无期

我知道，我的爱情来临过，只是，当它开花的时候，我已走过。

Chapter 5

半路而来的爱情 091

如果，一个人的笑容能让你感到温暖，就不要让他流泪。

青春流言里的蔷薇年华



Chapter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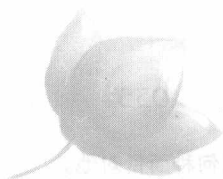
111 只是当时年纪小

很多时候，不是不爱，只是，没有在正确的时间遇上。仅此而已。

Chapter 7

忽然花开 139

我像是一棵即将开花的树，以茕茕子立的姿态，等待。当你路过的时候，倏然绽放。



Chapter 8

157 你是我的伊甸园

爱情就是，回头时，看见她，会有安心的感觉。

Chapter 9

爱情向前冲 167

不能保证永不争吵，可是，却愿意以让对方永不伤心哭泣为目标努力，这便够了。



Chapter 10

185 流言归来

是流言成就了我们的爱情，还是我们的爱情，成就了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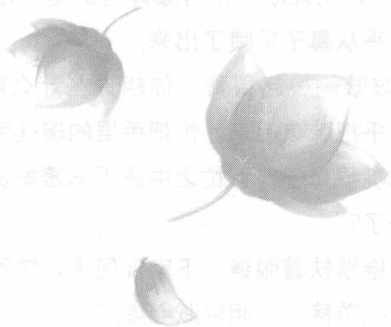
青春流言里的

蔷薇年华

Chapter1

以张扬的姿态，恋爱吧！

其实平息流言最快的办法，就是让流言成真。



流言四起的时候，何平正坐在自己的寝室的床沿上，埋头吃方便面。

“真难吃。”何平吐出一粒脱水后又发泡的胡萝卜，赶紧喝了一口面汤，以冲淡口腔里的那股子怪味。

何平今天有事，回学校晚了，到食堂一看，残羹冷炙，顿时没了胃口，索性回寝室吃速泡面。

三个室友中，用功的那个去自修了，浪漫的那个去约会了，贪财的那个去打工了，何平最清闲，左右无事，准备填饱了肚子上网聊天。

若说起何平来，倒也人如其名，用何平中学死党的话来总结概括，就是四个字：何其平凡。

何平也不以为忤，反将这四个字贯彻始终，学习成绩一路由小学初中高中，乃至进了大学，都维持在班级二十名以前，十名以后，毫不突出，亦不离群。真真正正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子。长相也普通，绝对没有让人惊艳的资本。倘使一定要给何平的长相下一个定语，就只有“清秀”两个字了。

十九年来，何平的生活就像成千上万个她这样的女孩子一般，乏善可陈，波澜不兴。何平原以为，她也必将如此，走完她以后的人生。

所以，当何平的老学究室友捧着一叠讲义回到寝室，看见何平没事人似的坐在床边吃面，忍不住扶着五百度近视眼镜的银边镜框，上下打量了何平N秒，然后用无比怀疑的口吻问何平：“你下午真的同花花太岁上宾馆开房间去了？”如此耸动，带有爆炸性的话一出来，何平喝到嘴里的最后一口面汤，几乎从鼻子里喷了出来。

“咳咳……咳咳咳……赵菁菁，你胡说什么啊！”何平被面汤呛着了，捶胸顿足，几乎把肺咳出来。忙把手里的碗往旁边的桌上一放，顺手抽出一张纸巾来抹嘴擤鼻子，百忙之中还不忘瞪室友一眼，“谁同花花太岁上宾馆开房间去了？”

老学究赵菁菁继续扶着眼镜上下审视何平，结论就出来了：“满脸潮红，气息不稳，视线游移，分明做贼心虚。”

何平往床头挂着的 Hello Kitty 圆镜里瞥了一眼，果然脸蛋通红，连鼻尖都红了。

“我不是被呛着了嘛……”何平替自己辩解。

“狡辩。”赵菁菁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倒是有七八分相信了何平。何平素日里是个乖孩子，人家说一，她决不说二。虽然不是顶用功，但胜在本分，没有城里少爷小姐惯有的浮夸和娇纵。

“外头已经流言满天飞了，你还有心思坐这儿吃面？”赵菁菁决定给何平打一针预防针。

何平手里还捏着皱巴巴的纸巾，心里却有了极度不祥的预感。

“不、不、不会是——你刚、刚才问我的那句吧？”说着的时候已经惊到结巴了。

赵菁菁郑重地点了点头，末了还觉得不够正式，就又加了一句：“没错，就是我问的这句话。不过，外头用的都是陈述句，而不是问句。”

何平呆了一会儿，瞥眼，与面碗边上画着的加菲猫的呆滞表情相互辉映，格外怔忡。

过了半晌，何平回过味来，几乎要学宋丹丹小品里的老太太，把两腿一盘，哭天抢地了。

“我的天啊……晴天霹雳，六月飞霜，三年大旱，血溅三尺白绫啊啊啊！！”何平几乎连寻死的心都有了。

她好好的一个黄花大姑娘，循规蹈矩，纯洁得连初恋都还没来得及发生的纯情少女，怎么就无缘无故地被人同那个名声在外的花花太岁给联系在了一起呢？她这不是比窦娥还冤嘛——

咦？啊！何平突然想起了数日前发生的一件小插曲，不禁瞠目结舌。

难道——是因为那件事？

2

“哦——喔——看你的表情千变万化，似乎——不像你自己说得那么无辜冤枉哦——”赵菁菁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做名侦探柯南状，“还不给本官速速招来！”

末了，不忘拍一记并不存在的惊堂木。

何平摸了摸自己的脸，莫非真的七情上面，上书“心虚”两个大字？

“不用摸了，最不懂得掩饰情绪的就是你。”赵菁菁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就你这样的，以后出了社会，连怎样死的都不晓得，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钞票。”

何平被小小地打击了一下，有点沮丧。她只是单纯，不是愚蠢。

“赶紧找个理由吧。”赵菁菁坐到书桌边，啪啪打开电脑上网查资料，见何平仍愣愣坐在床边，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明明会被口水淹死的人不是自己，奇怪自己就是不忍心见何平一脑门子官司的郁闷表情。

“流言的源头信誓旦旦地表示，是她亲眼目睹你同花花太岁双双自五星级宾馆走出来，又双双走进旁边的顶级豪华西餐馆，用餐共计一小时十五分钟。”赵菁菁一边浏览校网主页，一边给毫无思想准备的何平打第二针预防针。

“啊啊啊！花花太岁！我同他势不两立！”何平把手里皱巴巴的纸巾捏成一团扔进字纸篓里，转身掐住自己床上小熊维尼抱枕，狠狠摇来晃去，幻想她正掐着的是花花太岁的脖子。

恰在此时，一管娇软吴音随着寝室的门被人大力推开后，糯糯嗲嗲地响起。

“恋爱狂，不许说方言，请讲普通话。”赵菁菁连头都不用回，只用后脑勺，都知道进来的人是谁。

“老学究，你听见我说的话了不啦？”生性浪漫的江南女孩子看见八卦短信，第一时间中断约会，跑回来一问究竟。

“听见了。当事人正在歇斯底里当中，生人勿近。”赵菁菁往何平方向努了努嘴。

明媚如水的江南女子顺势望了过去，只看见一个龇牙咧嘴，对着玩具熊怒目而视的女孩子。

“疯了？”恋爱狂小声问赵菁菁。

“差不多了。”赵菁菁已经在BBS上看见这则流言了，下头跟帖无数，心想，还是不要告诉何平的好。

“伊准备哪能办？”恋爱狂不小心又蹦出一句方言来，偷眼看看赵菁菁，见她没有纠正的意思，吐了吐舌头。

“不知道，也许就此对人性失去信心。”赵菁菁觉得何平一脸深受打击

的表情，十分经典。

“那么外头传的，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恋爱狂对这则八卦的可信度，还是抱持一定怀疑的。

赵菁菁看了看何平，沉吟片刻，语不惊人死不休：“八成是真的。”

“啊！”恋爱狂一脸不可置信。她只是八一下卦，当成一桩饭后谈资，她心里其实是九成九怀疑的。怎么——却是真的？

何平呻吟一声，把头埋进枕头里，她不活了！

“现在当鸵鸟，已经来不及了。”赵菁菁不得不提醒何平面对现实。

“何平，叶森然外找！”财迷室友打工回来，捧着一个 Pizza 盒子走进寝室，看见三人，“噫”了一声，“今天怎么都在？”

叶森然——外找？恋爱狂眼睛都亮了，这是不是就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何平，花花公子来了外头寻依偎。”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赵菁菁现在百分之一百肯定，何平同花花太岁之间的流言，至少在宾馆与西餐馆这一部分上，绝对是真的。

“你们怎么都怪怪的？我一路走上来，其他寝室里的人也怪怪的。”

“打工妹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恋爱狂凑到打工妹身边，小声与之咬耳朵。

何平此时把头自枕头里露出来，无语问苍天：我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坏事要这样惩罚我啊？

而此时，女生宿舍楼下，叶森然正笑眯眯地站在花坛边上，仰头望着众多的窗户，猜想哪一个窗口，会是何平的呢？

3

叶森然之于这所大学里一些心存绮丽梦想的少女而言，是一条通往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捷径”。

叶森然毋庸置疑是英俊的。修眉朗目高鼻丰唇，颀长优雅，永远穿着得体，简直似画册里的贵族少年。

然而，英俊绝不是少女们对他趋之若鹜的唯一原因。

令少女们前赴后继，不择手段也想要俘获叶森然，使他成为她们裙下

之臣的最重要原因是——他是叶氏集团的继承人，叶茂晟的长子，一个未来将会继承几十亿美元家产的未婚男子。

叶森然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

女生们喜欢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一副好皮囊。

若他只是长得漂亮，却没有好学识，好家世，不过是街边一个小混混，想必她们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最多不会长过三秒。

她们或明或暗地接近他，讨好他，使出浑身解数地想要俘获他，他不是不知道。只是教养不允许他口出恶言，或者横眉冷对。

他一贯只是温和地笑，认真地敷衍，决不让那些心怀梦想的少女颜面扫地，羞愧难当。

每个少女，无论多么努力，最后，也走不进那扇心门，最终都会放弃，无功而返。

日子久了，在他身边来来去去的女孩子多得连他自己都难以数清。

渐渐，有人私下说，叶森然，仗着自己是富家子弟，玩弄女孩子的感情，着实可恶。

并没有女孩子站出来，替他澄清说，叶森然从来没有玩弄过我们。

或者，得不到，索性就让所有人都憎恨他？

叶森然听见这样的私语议论，只是微微一笑，清浅得就像是在嘴角上开出了一朵莲花。

有什么要紧呢？清者自清，还可以挡掉一些高傲的梦幻女郎，没什么不好。

终于，花花公子的名衔，套在了他的头上。

家里的妹妹有一次问：“哥哥，什么是花花公子？为什么他们说你是花花公子？”

叶森然终于有一丝歉疚，只是对妹妹。这个小他十岁的妹妹，是他心中的天使，如果妹妹说，哥哥你不要交女朋友，他会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他没有料到，他的处之以淡，会给小小的妹妹带来困扰。

“花花公子啊——”他斟酌片刻，摸摸妹妹的头，“就是很喜欢美丽的事物，比如花，比如画，懂得欣赏它们的美丽，不去任意伤害它们，破坏它们。”

“哦。”妹妹似懂非懂，却奇异地放下心来。原来是这样啊，不是在说

哥哥的坏话啊。“哥哥，那边有冷饮店。”转眼，心思已经被冰淇淋店所吸引。

叶森然给妹妹和自己买了美味的香草冰淇淋，牵着妹妹的手，沿路一边吃冷饮，一边慢慢回家，心里，却记住了这件事。

也许，他是应该给自己找个女朋友，把那些给妹妹带来烦恼的声音，尽早地抹去。

望着从宿舍楼里一路狂奔而来、仿佛浑身燃烧着火焰的少女，叶森然眼里，露出徐徐的笑意来。

何平跑到叶森然跟前，有点咬牙切齿，几乎想伸手揪住他的领子。

“你来干什么？不是说好了，就当我什么都没看见吗？”

叶森然看着短发凌乱，两颊通红，眼神明亮，气势汹汹的少女，不恼，沉稳地微笑，眼里有了宠溺的温度。

有些想伸手撩拨她额前的刘海。

也，真的伸出手去，付诸行动。

何平有一刹那的僵硬，像是被美杜莎“深情”地注视了。

然后，何平胸中的那股名叫“愤怒”的火焰，“腾”地，爆燃！

“啪”地拍掉叶森然的手，何平怒目而视。

“你害得我还不够？你知道现在学校里怎么传？说我和你上宾馆开房间！我还要不要做人？”

要不是这个女孩子现在发怒的对象正是自己，叶森然几乎要爆笑出来了。

那么明亮的眼睛，里头有熊熊燃烧着的火焰，却看不见欲拒还迎的羞怯或者仰慕或者计量。

只是愤怒。

他想，如果可以，她一定希望从来没有在朗梵大酒店的走廊里遇见过他吧？

一定。

何平看着俊朗男孩脸上的微笑，完全不觉得赏心悦目，相反，却觉得

乌云罩顶。

何平只是想，那一天，如果没有去朗梵大酒店，那该多好啊。

如果这世上有后悔药，甚至是时光机器，何平愿意回到那一日，把她的行程扭转。

何平的爷爷解放前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抛家弃子，去了台湾。

何平的奶奶与何爸爸在过去一段动荡的岁月里，因为这层关系，吃尽了苦头，也尝尽了人情冷暖。

后来，苦尽甘来，国家将她家被抄没的宅院和一些没被销毁的书籍字画归还，算是替何家平反了。

只是因为这件事，何爸爸年过三十才结婚生女，生下何平后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因为自己不太幸福的童年遭遇，何爸爸只想小何平能平平淡淡幸福健康过一生，并没有寄予太厚重的希望。

近几年，改革开放，两岸三地消息沟通，渐渐有人辗转找到何平家中，说是何平爷爷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他们的下落。

何奶奶早已经对何爷爷不抱任何希望了，即使听到这样的消息，也心如止水，一点都没有前去相认的意思。

何爸爸非常了解何奶奶的辛苦，所以也不忍心让老人再伤心一次。只是，那个人毕竟是自己的爸爸，不想联系是骗人的。所以，在何奶奶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会回几封信。

终于，那个狠心抛下从来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弱妻子和才刚满月的儿子、独自逃命去的男人——何平的爷爷，回来了。

何平从爸爸口中约略知道，爷爷在台湾日子过得并不顺利，后来又去了美国，做古董字画生意，算是小有成就，还娶了个洋人做妻子。只是，一直没有孩子。渐渐老了，就想起曾经还有妻子儿子，留在国内，就托人打听。

其实何平也不喜欢这个故事，以及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

“可他毕竟是我的爸爸，你的爷爷。”何爸爸摘下眼镜，对女儿这样说。

何爸爸在一所中学里教语文，为人沉稳内敛低调。那十年动荡，始终在他身心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我和你奶奶，都不方便去见他。所以，平平，你就去见他一面吧，告诉他，我们生活得都好，让他不用担心。”

何平点头，答应替爸爸赴约。

五十五岁的爸爸，八十二岁的爷爷，何平知道，或者那时的一别，早已是永诀。

她更像一个旁观者，无法切身体会这对父子之间的痛与伤，她只是，不希望爸爸心中再多一丝遗憾。

所以何平趁那天下午无课，背着书包，走进那扇明亮的大门。

何平无心酒店豪华气派的装潢，之于何平，不过是连望也不可望的天上宫阙，何平并不垂涎留恋。

上了电梯，何平深吸一口气，始终是有点紧张的。

将要面对的，是爸爸五十五年未尝一见的，自己更是绝少听家人提起的爷爷。

何平到达房间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按响了门铃。

来开门的是一位满头银发，身材娇小，穿着极艳极亮的中国红长裙的外国老妇，虽然已经鸡皮鹤发，精神倒十分矍铄，步履仍轻盈。看见何平，眼睛里流露的，是不容错辨的欢喜。

“何平是吗？我是祖望的太太，叫我丽莲就可以了。快进来。”丽莲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能听出一些川音来。

何平看着丽莲，想起自己的奶奶，她印象里，奶奶都没有穿过这么鲜艳的衣服的，其实奶奶年纪并不比外头一些还在喝茶跳交谊舞，或者到处旅游的老人大，但是，她的心态已经疲累衰老，不肯再活跃。

反观丽莲，简直似一团火。

“怎么了，何平？是不是觉得陌生？不要紧，祖望高兴都来不及呢，他一直盼你来呢。”丽莲握住何平的手。“他为了见你，衣服换了十几套，就怕不能给孙女留下一个好印象。”

何平微笑，人同命不同，不是么？

随丽莲走进房间里，何平忍不住睁大了眼，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爷爷。

老人坐在红木长椅上，脊背挺得笔直，双膝并拢，双手交叠，拄放在一根乌木拐杖上。他穿着一件米色长款衬衫，外头罩了一件烟灰色唐装，底下穿一条黑色裤子，圆口布面便鞋，白发理成短短的寸头，依稀仿佛能看得出当年的英姿飒爽与俊朗。

后来何平好笑地发现，原来爷爷的紧张竟然不下于她，递给她一个橙子，嘴里竟说：“吃个苹果。”

丽莲忍不住笑出声来，气氛一下子融洽缓和了。

两位老人留何平吃晚饭，何平不想太过打扰，也想让爷爷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推说学校里还有事，告辞出来。

“那，明天有空再来。何平，祖望和我等着你。”丽莲依依不舍，爷爷则是满眼的期盼。

何平叹息，也是寂寞的老人家呵。

“我有空一定来，会先打电话上来。”

丽莲狠狠拥抱了何平，才放何平走。

何平进了电梯，当缓缓合上的门将丽莲的身影关在视线以外，何平的眼泪，才慢慢流下来。

五十五年，离散，五十五年，相隔。

奶奶的痛苦，爷爷的痛苦，不是他们任何人的错。

等到了大堂，何平脸上泪痕未干，以致电梯口的服务生看她时眼神怪怪的，何平这才恍然，十分尴尬，忙问洗手间在哪儿。

服务生指了指方向，何平不敢在静谧的大堂里跑步，连快步都不敢迈，只觉得任何鲁莽举止，都会破坏这里的气氛。

到了洗手间，洗干净脸上的泪痕，抹一点润肤露，何平对镜中人说，开心些，有生之年，还能相见，总比天人永隔的好。

走出洗手间，何平听见对面男用盥洗室门口有人说话。

“叶森然，这样才能把洗手池清洗干净，明白了吗？”

“明白了。”清朗干净低沉的男声应道。

何平一愣。

叶森然？

虽然何平不怎么八卦，但，学校里女孩子嘴里出现率最高的男生的名字，她还是知道的。

叶森然，那是一个即使并不爱出风头，风头却永远大过许多拼命表现的男生的男生。

何平愕然抬眼，看见一个穿着酒店大堂服务生制服的顾长男生。

竟然，真的，是他！

叶森然黑巧克力色的眼里也掠过一抹异色。

面孔有些红扑扑的、鼻尖也微微泛红的少女眼中的愕然不容错认，少女肩上斜挎着的浅浅湖水绿色书包背带上别的校徽，同样不容错认。

那是一枚圆形校徽，中心是两个篆体字，外围上方是英文校名，下方是建校年份。

他对这个以学校奠基石拓片设计演化而来的徽章，再熟悉不过。

那么，这个看起来才哭过，现在一脸错愕的女孩子，是认识他喽？

电光火石间，他已经做出决定。

利落地摘下尚戴在手上的橡胶手套，放在方形的清洁用具筐里，礼貌地问身边的中年女士。

“我今天可以稍微早点下班吗，叶经理？”语气恭敬谦和。

中年女士见惯各种场合，怎会看不出小儿女之间奇妙的气氛，微笑着接过叶森然手里的清洁用具筐。

“可以，但是，下不为例。”

“谢谢叶经理。”叶森然顺手又脱下身上的服务生制服，交到中年女士手中。“叶经理再见。”

说完，上前一步，在何平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一把攫住她的手臂。

“同学，相邀不如偶遇，走吧，我请你吃晚饭。”

何平几乎是被半拽着走出朗梵大酒店的。

何平在被拖进隔壁的豪华西餐厅，落座N久以后，才恍然觉得，这个叶森然，跟传说中的，其实一点也不一样。

“喜欢吃什么？尽管点。”叶森然低头看菜单，不忘对面前仍然表情很呆滞的少女说。

“啊——不用了，我回学校吃食堂就好了。”何平瞥了一眼菜单上的价格，没敢当众喊贵，但是心里一阵肉麻。黑椒鹅肝小牛排一例一百八十元、果蔬色拉一例四十八元、蛤蜊浓汤一例六十八元……

何平一边暗暗咂舌，一边把菜单合上，放在铺有绯红色桌布的餐桌上。

太奢侈了，够她吃一个月蛋饼豆浆小笼包，偶尔还可以改善一下吃顿生煎馒头。

且，若有汤汤水水滴在这样美丽得仿佛云霞的桌布上，她会觉得自己做了坏事。

“那，我替你点吧。”男孩子穿着普通的白色V字领针织衫，领口和袖口有三条细细的黑色花纹，简约，毫不张扬。但穿在身上，却将他顾长的身形衬托得优雅高贵，在餐厅华贵的布置中淡定而坐，全无格格不入的感觉。

倒是何平，穿着米色运动衫，洗得半旧的牛仔裤，背着书包，一脸的不自在。

何平其实一万分地想夺路而逃，可是，只消叶森然漂亮的眼睛轻轻掠过，便足以让何平酝酿良久的勇气，消散于无形。

而且，何平实在不想在这样优雅的场所失礼于人前。

只能忍耐，等叶森然切入正题。

但是，叶森然却悠然自得，完全不提稍早发生在洗手间门口的事。

头盘红酒焗蜗牛上来了，牛尾汤上来了，前菜浇汁三文鱼上来了……何平终于忍不下去。

“那个……叶同学……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已经都忘记了……”

叶森然这时放下刀叉，微笑起来。其实叶森然的笑容简直可以用流光溢彩来形容，只可惜，现在对何平来说，简直就是死神的微笑。

“忘不忘记，都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请求何平同学——”

何平差点跳起来，奇怪，她并没有自我介绍过呀，他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

叶森然好笑地又看了一眼何平的书包。

何平顺着他的眼角看自己，这才发觉书包一角露出她的笔记本和参考书，笔记本上赫然写着两个大字：何、平！

“我只是想请何平同学，不要将我在酒店实习的事情四处宣扬，为酒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叶森然直视何平的眼睛，声音低低的，像是大提琴的协奏曲。

是为酒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是为他。这话，说得委婉，也够狠。